

郭注莊子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8

2



文庫 11
D 38
2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晉 河南 郭象子玄注

日本芸閣 千葉玄之讀

內篇

昭和十七年五月五日午在
昭和十八年二月十日午前始

大宗師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

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也知天之所為者天

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不知也

耳不知耳不知也則為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知也則為出於不知矣

川島正生

卷三

010190550686

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而為名去也。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

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

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為不為也。故知之者寡。而身之所存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

生者。則遇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無有待則庸詎知

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無有待則庸詎知

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

知皆得其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

而不可亂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

逆則所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雄誇也

五常謂
金木水
火土

也說

登假見德充符

崔曰哇之言兩喉之氣結

謀暮以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
 致之無過耳非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
 以得失經心者登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
 不熟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至於道者若
 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
 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
 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
 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
 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
 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緊意於所遇哉而古之
 真人其寢不夢想也其覺無憂而安也其食不
 甘理當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眾人
 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氣不其耆欲深

者其天機淺深根寧極然古之真人不知說生
 不知惡死與化為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泰然而脩

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

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忘而復之復之由

乃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

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人之知用人心則背道助若然者其心志安為志其

容寂雖行而無其頽頽之貌淒然似秋殺物

禮樂記 以下十 六字見

禮樂記

備者清清寒也

也惡也也亦也

威煖然似春。煖，溫也。似春，為仁也。非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氣變者與寒暑同

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

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

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故

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有親，非仁

也。至仁無親，任天時非賢也。而自合之賢也。時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

行名失已，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

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若狐

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

傷我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

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守，張乎其虛而不莖。

也。曠然無懷，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

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濔乎其進我色也。

居必然之極。

舊刻殉人疏本
作效人
近是
如字衍
一本無
證補與
若課上云
多不石食之

川

卷三

四

證補云世
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

疏曰自
結乎至
丘也解
刑上知
禮四知
德四字

不以物與乎止我德也。無所屬乎其似世乎。至
傷已也。與乎止我德也。趨也。屬乎其似世乎。人
無屬與世同。警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連乎其
行故若厲也。綿邈深遠。備乎其未可制也。不自得
似好閉也。莫見其門。悅乎忘其言也。而天機自
發。故悅以刑為體。刑者治之。以禮為翼。禮者世
然也。以刑為體。刑者治之。以禮為翼。禮者世
自行耳。以知為時。動非我自。時之。以德為循。德者
非我制。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彼
我所循。非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彼
我作。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彼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故無不行。以知
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
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
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

付之天。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下而已。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
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
於本也。本至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凡此皆自
而理盡矣。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閑暇自適。忽
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閑暇自適。忽
然不覺事之經身。悅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
大迷真。謂至人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之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一也。其一也。其一也
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其一也。其一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其一
與天為徒。無有而天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彼彼而
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
也。夫真人同天也。夫真人同天也。夫真人同天也。

也為所

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死。生命也。其

有夜且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

若夜且耳。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

畫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

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

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

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

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

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

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

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

可避。豈直君。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命而已哉。○白水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馮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與

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

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夫大

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

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我

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我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

或作肅
兩忘而
化其道
或曰佛
家所謂
是法乎
等無有
高下

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

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

也。若標片。標

將任化而然。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知也。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向者之我。非復今。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哉。而世莫之覺。故謂今之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藏而任化。則雖至深。藏而任化者。不能止其變也。無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遊而不得矣。此乃常

去英曰 犯遇也

舊刻南 郭翁曰

疏本獨 上有足

此善天至 文可勝

存之大情。非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一曲之小意。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萬化之一遇。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其為樂可勝計邪。非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人。其為樂可勝計邪。非人。而化為無人。化為無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夫聖人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遊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善夭。善老。善始。善終。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死。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猶足也。師。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

此善天至 文可勝

後之化復得也

神生
同義
說文
天神
出萬物
者也

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夫道有情有信無
天下之所宗也亦宜乎
為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
可傳而不可受
古今傳而有之莫可得而不可見
咸得自容而
能受而有之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有而無也
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
無也豈能生神哉
不生神鬼帝
也

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
斯乃不生之神
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
功何足有
事何足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
恃哉

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
老

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
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

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
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
者不得言久也終始
常無者不得謂老也
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
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惑日月得
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

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
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
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
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道無能
也此言

聖苦係
友司馬
曰要也
得天地
要也崔
曰成也
襲入也

五伯崔
曰夏伯
昆吾殷
大彭豳
韋周齊
桓晉文

也儀二合前物万同棍能

也教

崔老星
下更有
其生無
父母死
登假三
年而移
照此言
神之無
能名者
也凡一
十二字

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
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
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獨然自得而獨
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
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
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
傷其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
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
生故氣色全也南
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
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

矣吾猶守而告之備為三而後能外天下外猶已

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夕物者朝

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遺都

也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惡死不惡

無滯見機而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

斯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無古今而後

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

無殺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

任其自將無不迎也任其自迎無不毀也

李曰殺
猶也
英畧曰
將送也

也限也此也

也

櫻之曰
有所發
著也

舊刻南
郭若曰
疏本無
之名之
上有及

故無不成也。任其自成。其名為櫻寧。
榮亦寧而未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始不寧也。不寧而後成者也。
則敗矣。故榮而任。南伯子葵曰子獨慙乎聞之。
之則莫不曲成矣。
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於參寥亦玄。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又玄也。
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子祀子輿子。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

舊刻南
郭若曰
疏本無
之名之
上有及

物乎禮

拘拘擊

滿滿也

司馬曰
病不能
行故辨

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冷。冷陵其心間而無事。
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假假而化。予之

拘拘擊

滿滿也

司馬曰
病不能
行故辨

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焚浸假而化。予之尻以

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

合變則無往而不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

因無因而不可也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

有結之。不能自解則眾物其結之矣。故且夫

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夫不能無晝夜。我

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猶寐。寐

願人驚之。將化而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

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

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

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

有能違陰陽之變而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

悍也。不聽也悍矣。彼何罪焉。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一本不
解之下
又有不
解之字
其我能

或人曰
叱避無
恒化與
人之將
死其言
也善相
表裡

川... 卷二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今大冶

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鑄。鄒大冶必以為不

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

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

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

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

而有之。不亦妄乎。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

情可解可解則成然寐遽然覺。以寐寤自若不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

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體天地真變化者

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

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

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

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

無愛為於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無所相忘

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哉蓋

情也。近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

上文

特犯

猶之

若人

始化

也其

計邪

也其

也其

也其

撓挑

挑

挑

挑

挑

挑

挑

挑

挑

挑

挑

挑

挑

荷於宜
及崔曰
壽也

訓點孝經卷三

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毋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

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崔李曰
命名也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天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真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

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

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

之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

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

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

書故是超俗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

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彼方且與造物

則陋矣。施之於方外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

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彼以生為

附贅縣疣。若疾之自斃。贅之自附。以死為決疣。

貴癘。此氣之自斃。非所惜也。夫若然者。又惡知

贅屬也
橫生一肉
屬著作
也

附贅縣疣
此氣之自斃

既攝也
也

真一
真蓋

觀古
反示也

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
 之所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
 在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
 雖異而共成一體也。而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臟猶忘何物足識
 而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未始有識故能放
 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芒然彷徨乎塵垢
 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
 伏於山。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
 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

過七報
友誼也

以依也。夫所以依者。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
 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
 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
 入。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
 救者。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
 也。子貢曰。敢問其方。而共內之意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
 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

則黃子王

十四

畸人司
馬曰不
獨也
謂於人
教也

也。常忘。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侷於天。夫與內真者遊於

真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故曰：天之

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侷於天也。故曰：天之

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夫之小人也。以自然

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顏回問仲尼曰：孟孫

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

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一怪之。魯國觀其禮而仲尼曰：夫孟孫氏

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

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夫已有

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

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不知就。先不知就

後。而安。若化為物。不違。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

乎。死生死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且方將

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

未生之時。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吾特與汝

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其夢未始覺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

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覺之。非死矣。

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

或人曰
化已猶
化後

論語注疏

卷三

十四

證補云此
見母之死
形有眩異
而王曰且
心慕改易
是神

在此而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
憂彼哉。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
死生損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累其心。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證補云乃且也連也乃勿誤。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也。是自然其也。始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以ナリトヨム。始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ナリトヨム。始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簡應之。始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摩所不吾也故玄同
日新。豈知吾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為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
不可則死生之變。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
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遠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
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

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
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遠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
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

軹夫堯既已黜
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
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

謹補云此
見母之此
形有駭異
而王曰且
無心寡易
損是神
傷也

論異類
卷三

在此而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
憂彼哉。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
死生損。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累其心。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以
為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常
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
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
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
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
哀。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
焉。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
之日新。豈知吾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言無往而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
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

向曰獻
善也王
曰意有
適意於
笑故曰
及聖宗
崖本

轉之是
反惟曰
李至皆
自得兒

不可則死生之變。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
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
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
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
天。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
也。所執之喪異。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
故歌哭不同。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
資汝。資者給。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
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
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
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

揚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
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

自得之場。無

係之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

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

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

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

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

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

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

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劓而乘可成

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

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

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

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也日新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自然故此

所遊已遊於不為而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仲

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

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

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

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

體之用

此句向司馬
本則者
無以與
乎眉目
之好夫
則者不
自為假
文僞

在也
天也
化也
分作
成也
以也

整字分
反碎也

川卷下注

或人曰 師而請 益於弟 子却令 師破顏 微笑須 知莊子 手段向 上白拈

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未若忘其所。以具也。言此自忘其具也。至道也。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

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

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

然後曠然與變化。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為體。而無不通也。同則無好也。無物不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

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之。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

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曰。吾思夫使

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

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應帝王。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任其聲 德也趨 舉其詩 無音曲 也

知此篇為被衣

十八

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

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

無迹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

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以是非為域者。是人也。所惡為非人者。唯

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泰氏其

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泰氏其

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

是又奚是。是非人之有哉。其知情信。任其自知。

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而末始入於非人。是非之

其德甚真。故無偽。而末始入於非人。是非之

域所以絕於。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

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已

制物。則物失其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

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夫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而後行。性命

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

故帝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汝曾不如。此二蟲。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

之各存。而不待教乎。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

增註
要人
私云
非人
也

南郭以
音義以
人絕句

且鳥高飛
龍鼠深穴

虞天根

川原下注

一乙

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

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

無迹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

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

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泰氏其

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泰氏其

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

是又奚是。是非人之有哉。其知情信。任其自知

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其知情信。任其自知

其德甚真。任其自得。而未始入於非人。是非之

域所以絕於。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

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以

制物。則物失其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

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夫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而後行。各正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避

矰弋之害。鸚鵡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

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汝曾不如此。二蟲。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

增註
要人
私云
非人
也

南郭以
音義以
人絕句

確
確
確

證補云
謂二蟲之
無知乎
虞天根

川
下
注
上
上

卷之三

七

也

也

簡文曰
豫悅也

帛書繫
法也

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

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為天下則非

也。玄冥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為之厭則又乘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

以處墳垠之野。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

地。汝又何歸。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皆放之

則不治而。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

則淡矣。無所飾焉。合氣於漠。漠然靜於順物。自然而無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

乃全也。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

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

容身不得。不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

其。身非涉虛。以。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天下

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

明王。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

之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故人人皆云我自爾

猶疾簡
文曰如
應聲之
疾故是
強梁之
兒司焉
曰物事
也微通
也
晉易云
相輕易
也
發音捏
司馬曰
藉繩也
王地而
作狗
呂氏春秋
士宗篇
翼本今
之今
作今
貨說文
施也廣

川京師主上士

二

也如你動眉也

雅予也

而莫知恃有功也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

已名故物皆自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而遊於

以為得而喜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鄭

無有者也真物則迂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

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而以道與

世况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

方以必信於世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

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

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槁木

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

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也今季咸見

其尸居而坐忘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

升降而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

李百既

李百既

集註信

證補云不

也相之靜寂印又地物

又之道即

杜用也。人所自得曰德。德機猶言有生之機。莊子論補云。杜。度之假也。杜德機。猶言度德機也。疏。杜。向。修。於。性。和。又。云。王。云。德。者。全。生。之。本。德。機。生。機。也。

正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六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杜權。杜。權。也。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列。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

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天。地。也。壤。地。也。

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於。踵。上。起。是殆見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勝。居。大。中。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氣機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闕。天。

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

故似不齊。魚。相。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審當為。審當為。審當為。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澹然自得也。泊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杜子云云。天壤猶言天中之壤。生機自下而上。地漸升于高。故名為天壤。比地之稍在高處。既無以為名。而其實亦不可指定。言雖有生機。此子因云。善。即。上。易。道。之。善。甫。離。鴻。湯。而。為。性。始。所以為應物者。有趨生之道也。莊子云。生。機。已。及。初。以。命。者。之。內。則。長。春。之。氣。自。微。有。吐。吸。是。正。要。者。機。也。

莊子云。生。氣。之。機。自。天。壤。更。升。至。於。衡。平。之。處。雖。如。如。懸。在。空。中。故。曰。天。冲。至。此。生。機。益。壯。莫。之。能。勝。故。曰。莫。勝。生。機。得。衡。平。故。曰。衡。氣。機。證。補。云。度。量。衡。為。一。類。德。道。氣。為。一。類。德。之。上。為。道。道。之。上。為。氣。源。為。地。又。道。為。天。壤。氣。為。天。冲。莫。勝。是。三。者。所。謂。九。淵。之。三。也。

原。委。莊。子。云。夫。子。身。身。之。講。巨。魚。無。所。處。其。作。而。鯢。鯢。為。之。制。鯢。小。魚。也。言。小。魚。施。回。之。世。不。為。淵。也。列。子。云。黃。帝。張。注。云。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迴。吸。之。氣。故。淵。九。名。蓋。一。心。多。變。之。意。生。不。齊。也。

忘。為。一。作。無。為。是。

也... 入...

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

曰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杜權也。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列

子人。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

善者機也。機發而善於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居大中之極。浩然泊

負莫得。曆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無往不平。混然

其間也。猶如鏡也。淵。大波也。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故似不齊。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謂耳。夫水常

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

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

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

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

淡然自得。泊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杜權也。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列

地漸升。而後天。故名曰天壤。比地之稍在高處。故無以爲名。而其質亦不可指定。言雖有生機。未可以爲全。就生者。故曰名實不入。

善者機也。猶如鏡之映物。生之機也。死之機也。故曰善者機。證補云。量道機也。善。良。道。三。機。也。

審簡文曰處也。審當爲審當。審當爲審當。審當爲審當。

忘爲一作無爲。忘是。

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

曰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

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名實不入。任自然而

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機發於踵。常在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機發而善於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卿示之以太冲莫勝。居太中之極。浩然泊

負莫得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無往不平。混然

其間也。故似不齊。鯤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

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鯤桓之與龍躍

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

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

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

淡然自得。泊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杜權
杜權也
杜權也
杜權也
杜權也

杜權

審簡文
曰處也
司馬曰
審當為
蟠聚也
此子與以
三淵
之理曰
也此子與
也此子與

川黃正生

卷三

十一

也子入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無常吾與之

虛而委蛇無心而不知其誰何所係也因以為

常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類靡世事波流

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然後

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豕如食人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雕琢復朴

也一以是終使物各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無

為謀府使物各無為事任付物使無為知主無

則物各自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而遊無

朕無任物故盡其所受乎天足則而無見得則不見

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至人之用心若鏡而無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故能勝物不傷

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

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

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

不順自強開

白

第諸本
作第崔
日身擊
猶遜伏

猶如恩也

朕光也我
也吾也

簡文曰
儵忽取
神速為
以合和
為名

不順自
強開

川黃...

十一

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為者敗之

昭和十七年六月九日夜讀之柳田泉識此夜稍暑昭和十八年三月廿二日午後終七日和暖如春者也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晉 河南 郭象子玄注

日本芸閣 千葉玄之讀

外篇

駢拇

備為兼相從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

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

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

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

陸音義曰駢初舉事以名篇先儒曰此一段文章可駢則駢步田反並也拇音母足大指也司馬謂駢拇二指也後郭曰多克司馬曰溢也

莊子玄注

德崔曰
猶云容

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併船也
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多方
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

也夫與物真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
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

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
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

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
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

舉天下而棄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
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直自性命不得不然也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五藏
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
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

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
其素分則與性無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

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
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
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

離曠雖性聰明乃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
是亂耳目之主也

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
已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

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

非乎向
曰言是

是已向
曰是也

非乎向
曰言是

是已向
曰是也

非乎向
曰言是

是已向
曰是也

非乎向
曰言是

此莊子增注氣句氣也心句句也此言曲說也
法編解之此便不解如編之徒傳然
此莊子增注氣句氣也心句句也此言曲說也
法編解之此便不解如編之徒傳然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口而必競辯於揚墨之間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

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彼正

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

矣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而枝者不為跂

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

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故性

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

而任之則無所去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

憂而憂自去也借為辭

當任之耳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

謂多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

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

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今世之仁人蒿目而

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元及祝音 禱徒刀 之兒 敝蹠分 文句也 隱等鑿 邪說微 駢曰謂 之結也 之繫繩 無用之 崔曰聚

馬其相曰 去其相曰 去其相曰 去其相曰

決離折 也胡折 突及胡 斷也

蒿好黑 反亂也 季曰蒿

川東...

一本累瓦當作九結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駢於辯者累瓦結當九借

使失其真性甚於榮跖也九借繩九借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九借

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夫駢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構机之

口而必競辯於揚墨之間故此皆多駢旁枝之借為方也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

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彼正借為方也

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

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各任性乃正也自

矣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而枝者不為跂謂合為駢

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謂長有餘

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故性此正彼而損益之

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

而任之則無所去借為方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

之情性但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

當任之耳而憂之者真可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泣啼也

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泣啼也

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

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借為方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借為方也

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借為方也

一本累瓦當作九結 九借 繩九借 言小辯危謹若 結繩之 累九也 崔曰聚 無用之 語如瓦 之繫繩 之結也 竄句謂 馬曰謂 邪說微 隱穿鑿 文句也 敝跬分 外用方 之兒 構徒刀 反祝音 元

馬其祖曰 去其祖曰 去其祖曰 憂也

決離折 也 斲胡 斲也

蒿好黑 反亂也 季曰蒿

借為方也 借為方也 借為方也 借為方也

目快性之克

賢者吐乃反左傳社預註貪財曰

賢者猶反世之見英疏也約束縛也拘俞也猶撫也

言黑亭注

卷四

三

憂世之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

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

而饗貴富。夫富貴所以可饗。由有萬之者也。若

受任。豈有決已效。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

共囂囂。棄情逐迹。如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

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

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

助則泯然自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

而不自覺也。與物無

二。而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

德之間為哉。任道自得則抱朴獨性。使天下惑

矣。仁義連連。祗足以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

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何以知其然邪。

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

五山曰招仁義之招以

招仁義之招以

卷四

三

有朕送
篇揭諸
候之句
辨之則
招當作
獨蓋傳
寫之誤
揆許
反廣雅
曰乱也

樂夷謂
創傷也
殉英疏
徒也營
也求也
逐也

徂徠物子
曰方言
淮海成之
問奴曰
婦曰登
以獲音
因而想
故推音
婢寓

揮斥之
斥音赤

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
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
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
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是非以仁義易其
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故嘗試論之。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
實有無為之

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
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樂夷之事，
況悠悠者哉。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鷄
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
實，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

有樂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
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槃夷，而居形者不
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故此數子者，事業
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
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
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
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天下盡殉也。彼其

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天下盡殉也。彼其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

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

真我極矣。堯桀將均於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

故不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

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

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

於離曠。乃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

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

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

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

斯可謂善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

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

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

累音雷

屬係也
如揚里王沐
五所謂臧也

屬係也

已已上
已字人
已之己

吹風累
塵也動
而無心
也猶風
動塵擊
也

陸曰馬
蹄也
以名扁
蹄也
陸曰馬
蹄也

臺也路
正也大
也路寢
正室
剔勅歷
反雅音
洛羈居
宜反馬
丁色反
可馬曰
燒謂燒
鐵以燒
之剔謂
前其毛
刻謂削
其甲能
謂羈縶
其頭羈
勒也羈
曰馬絆
前兩足
也阜馬
閉接不
棚也徐
曰似林
目後以

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

若人而已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

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性而足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及至伯樂曰。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編

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

斯不善也。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

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

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

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

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

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則

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肯遠矣。所以拘羅

角象頭鐵尾翟以兩鏡防上頭馬與飛鏡

鑿濕也
鑿曰概
鑿也
謂加飾
於馬鑿
也
傳杜註
馬榻也

陶謂窯
也
力反尚
書傳曰
王黏曰
殖

顛音田
質重也
顛丁田
反專一
也
道也

林註族
聚也

以善之
善明本
作善近
是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水。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厲鴛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也。不亦過乎。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為之至也。

天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顛顛。此自足於放。及之。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此自足於貌。於一家。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得也。則而足。豈國異。而禽獸成群。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家殊也。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與物無害。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則善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離性。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亦也。

川榮平王上子 卷四

離若讓也酒

英疏覽
之兒踉
政持
之兒
漫
逸
曲
行
純
木
樽
刻
首
廟
上
方
半
璋
日

李曰
摩也

本曰踉
踉也
踉曰
木
馬
月
額
顧
形
曰
猶
聞
驚
曼
崔
衙
侯
盜
也

此云及至聖人猶蹇蹇為仁踉跄為義而天下

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故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

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

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

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

者伯樂之罪也

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熙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而民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

聖人之過也

其過皆由乎

迹之可尚也

縣跂音

義作縣

陸曰胙
篋舉事
以名篇

司馬曰
從旁開
為胙李
曰攝結
也絨古
徒登反
共繩也
高古榮
反開也
鑄古亮
反紐也
積子賜
反凡指
所聚而
言是則
去聲取
物積累
之則入
聲
釋乃豆
反李曰
錡也

胙篋

卷四

集註云猶整飾

將為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
勝固高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勝高鑄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
特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
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
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
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
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法乃故田
無以取其國也
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言黑亭注莊子

剖謂剖心也
氏反裂也
也於江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脰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使天下側目哉。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

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禁盜而反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由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獨

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

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

起。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

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倍擊聖乃策。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唇竭則齒寒見左傳
公五年邯鄲圍也
音義曰
楚宣王朝諸侯
魯公酒薄宣

怒乃發 兵與齊 攻魯案 景王常 欲擊趙 而畏楚 救楚以 魯為事 故宋得 圍邯鄲 言事相 由也亦 是感忘 又引淮 南子其 文稍異 意亦同

向曰自 此以下 皆所以 明苟非 其人雖 法無益

權稱鉤 衡稱錘

林註竊 鉤小盜 也鉤腰 帶環也

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

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培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茲

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有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平而無故矣。非惟息盜爭尚，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為之斗斛，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

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

竊之。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

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

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

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

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

言與郭注莊子

足_三以誅_三竊_三。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

在賤貨不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真。物極物極各真則其迹利物之迹

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

盜賊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擿玉

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焚符破璽而民

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楛斗折衡而民不爭。夫

平乃大不平。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擿亂六律。鏤絕竽瑟。塞

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夫聲色

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

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

全。人舍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擿工倕之指。而天

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結

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

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

久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

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

諸伯秀

管見曰

彼聖人

當作彼

聖知無

疑傳者

誤耳

物但徒

翁曰老

子言禮

數見禮

記故棄

聖絕學

非其本

心明哉

按郭解

莊子之

意亦復

不過之

摘持赤

反義與

鄭同

殫音丹

蓋也

擿呂係

反李曰

折也天

巧如拙

在子之

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削會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擺也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

玄同矣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彼人含其明

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

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燭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

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法之所無用也若夫

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法之於天下若夫

於所聞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

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

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

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甘其食美其

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樂其俗安其居鄰國

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

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

曰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

燭音華
司馬雀
共曰散
也

燭音華
也

羸音盈
雀曰衷
也

軌一作

李曰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廣雅曰罟謂之罟罟謂之罟罟謂之罟

也置子斜友栗音深又作聖爾雅曰鳥罟謂之罟罟謂之罟罟謂之罟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候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至治之迹。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

知而好之。則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知之君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

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

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愈密

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知

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

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故天下每每

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

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

也。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其善

所善爭尚之。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

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奘之蟲。肖翹之物。借名

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

御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

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

地。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

下矣。噶噶以已。誨人也。

借為有也 助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

在宥性 曰以義 名篇 英疏有 實有百 在也

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在之也者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海在李 反病也 憂也 愉

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

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

乃可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

司馬曰 畏助也

長久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亡。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

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 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 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 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

知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 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 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

下矣。噶噶以已。誨人也。

借為有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

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

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在之也者。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天下不遷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

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夫不恬不

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

乃可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

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

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

群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

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

萬事失。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

反淳朴
見彼
音悖
在宥
曰以義
名篇
英疏有
實在自
在也

在李
反病也
憂也

司馬曰
良助也

英疏有
詐偽詰
實問阜

獨為猛也

英疏句
何謹華也

會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賞

不能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句句焉。

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

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

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句句焉。與

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

說仁邪。是亂于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

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

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悅。悅之

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

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愴囊而亂天下也。此必存

者。則不能縱任自然。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

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去。故

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

司馬曰
鬻卷
申舒之
狀也英
疏陰囊
忽遽之
竟

此八者
現八者
此八者
此八者
此八者
此八者
此八者
此八者
此八者
此八者

按貴以下二
十六字
取老手
語而老
字無於

煇昌睡
反或作
同
也作
吹累可

櫻於堂
反司馬
引也

落也

集解云蕭劇郡琢云一廉瓊劇利彫琢刻削也
言尖利刻削之人其心燥急則熱如焦火戰惕
則寒如凝水
今案淖約字平劇琢トハ人心ヲ櫻セバ自然ノハニ
スルトキカラナ也、蕭劇云ハ人心ヲ櫻シテ自然ヲ失
ハシメタルハカクナト云フ也

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

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尸居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神動而

天隨神順物而行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崔瞿問於老

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櫻人

心櫻之則傷人心排下而進排之則下進之

蕩上下無所排進淖約柔乎剛強約則剛

淖約柔乎剛強約則剛若乃不彫其疾俛仰之

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債驕而不可

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

不可禁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

心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

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

而不可

也止水淖約字今也定如

按貴以
以下二
十六字
取老手
語而老
子無於
字

熾昌睡
反或作
反同
也作
吹累可

櫻於管
反司馬
目引也

落也

劇居衛
反傷也
陳詳道
曰廉劇
謂揚而
不全雕
琢謂文
而不質

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

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神動而

天隨。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

自磨之。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磨而已。崔瞿問於老

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櫻人

心。櫻之則傷其自善也。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

也。上下囚殺。無所排進。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

強者。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

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也。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儼驕而不可

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

跛而儼驕儼驕者不可禁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

心。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

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

也止水清作今也定安

朕畔未
反李曰
白肉崔
曰朕庭
或曰字
當作絞
也絞藤
施以智
反崔曰
延也

帝之迹使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

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

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

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

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

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

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

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

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下有桀跖上有

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

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大德

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天下好知而百

姓求竭矣故無以供其求於是乎斲鋸制焉繩

墨殺焉椎鑿決焉彫琢性命天下脊脊大亂罪

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堪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當則

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

外飾其性以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

於上民困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析楊者相推也

斲鋸謂
如肉刑
繩墨謂
繩正殺
之推鑿
崔曰肉
刑故用
推鑿香
音籍相
踐籍也
注故夫
之故明
本真本
莫疏皆
作若近
是廣雅
曰殊斷
也日械
崔曰械
夾頸及
經者皆

言黑身法... 卷四

以術外受者也黎字氣

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

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由腐儒守

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吾未

知聖知之不為。折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

鑿枘也。折楊以接摺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

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

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

詐不作。則折楊桎梏廢矣。焉知曾史之不為桎

跖。嚆矢也。史為桎跖之猛者。言曾史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

而天下大治。去其所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今

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

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

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

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

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

爾。而欲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

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

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

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

司馬曰。族聚也。未聚而。兩言澤。少不待。黃而落。言殺氣。多也。兩。雅曰。落。死也。翦。翦。馬。

英曰。質。正也。

案。官。使。使。也。官。使。使。也。官。使。使。也。

崔。來。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其。前。史。樂。樂。也。生。有。無。也。重。有。無。也。

曰。內。孔。中。也。以。物。疏。鑿。孔。接。相。英。小。者。為。為。柱。梁。曰。大。者。習。准。南。反。摺。音。接。慈。接。

川。點。耶。維。莊。莊。

卷。四。

二。一。

曰善辨也疏曰狹小之

久長明本翼本英疏共作長久歷驚起

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

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

之也。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

無物。而物自生耳。非無視無聽。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必

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故聞靜而

也。不天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

守其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

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天地

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

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常衰。黃帝再拜稽

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

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

疏遂出也

道一也

則點那維...

卷四

十一

人皆以為極。徒見其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吾道者上

見之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

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無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

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任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

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

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

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

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

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

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

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末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

皇王二字
作君人之
稱解者非
也

故余將去女...
ハシメント云カ田國...
然上下ノ...
自今トモヤカチハ...

而反於土...
故當入無窮之門...
故當入無窮之門...

風也然...
遊篇...
扶搖論...
之則云...
且雲將...
之於風...
其義能...
通...
鴻蒙...
曰元氣...
也

李曰扶...
也生東...
海一日

問一聞作

言黑亭江集卷四

廿七

望王三字
作君人之
稱解者非
也

人皆以為極。徒見其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

百馬曰
百昌猶
百物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無

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

蹠參同
也

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任

縉音混
合也縉
昏並無
心之謂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人其盡死而我

李曰扶
也生東
海一日

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

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

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

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

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

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

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末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捐狂不知所往。而自得。

風也然
遊篇持
扶搖論
之則云
且雲將
其義能
通
鴻蒙阮
曰元氣
也

一聞作
問

川蔡那莊莊莊莊

廿七

毛詩傳曰鞅掌失容也今此言自得而正也故也

正一作昆

又作噫下同

借為噫

也。遊者鞅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朕又何知。以斯而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

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

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願聞一言。鴻蒙曰。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

而經不亂。玄默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離其所

成。而自然得也。正之。皆坐而意治人之過也。夫

災及草木。禍及止蟲。受治人之過也。有。治之迹。亂之

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人

僂僂乎歸矣。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也。云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

以用傷。則養心者。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

其唯不用心乎。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

而自矣。大同乎。溟溟。與物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

任。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

獨。乃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

復也。本。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之。無問其名。無

也。關其情。物故自生。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

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再

溟溟自
焉曰自
蒸氣云
法疏曰
蒙也

則點解莊莊

士三

也長

也煩

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

莊子註因衆以爲心者皆聞不知衆技衆矣。註云遠瞻按馬註其起一不知不以也。以因衆十字。旁句謂臨深以爲高也。蓋所聞不以衆技常人之自。高之見每如此。今世因者因衆以爲心此隨見。尚得曰非衆邪。此由中未嘗出衆之喜心。此世之因衆以爲心所聞不知衆技衆矣。上云也。

莊子雲云夫衆也。少也。果可勝哉。苟無衆。何以有君。君者因衆以爲身。此一之聞。見有限衆人之大技各擅所聞。必不以衆技之衆矣。

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者不內衆之自為而以已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以此因人之國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物而為物用。哉。不能物物則不物。而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足以有大物矣。而物故能物物。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僥倖求利不止之見

物ヲツカフキミヲ物ニカハルヤ
集註此以見至者才物外也超乎物

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齊刻南
本携
作傳

常與言

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心欲出群為眾携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眾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

因眾以出乎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花子雲云夫眾也果可勝哉若無眾向以有君君亦因眾以寧身也一人之聞見有限眾人之大技各擅所聞必不為眾技之眾矣

齊刻南

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者不內眾之自為而以己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

僥倖求
利不止
之見

所以利豈為之哉因以此人所以利豈為之哉因以此人之國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

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用而為物用哉不能物物則不物即不能物用而為物用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

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集註此以見
主事才物
外也超乎物

物ヲフカフ
キミヲ物ニ
カハルヤ
2ト也

卷四

地三

常與言
作馬
本擣

常與言

因象以蓋
也下句
也下句
也下句
也下句

僥倖求
之見
不止

集註此以見
者之起
也

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心欲出群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為衆擣也

衆皆以出衆為心故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外自為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

衆之主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

夫欲為人者不內衆之自為而以已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

所以利豈為之哉。因以此天下之自為而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

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用

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而物物。夫用物者是以有大物矣。而物物者夫用物者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者夫用物者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物ヲツカフバ
キミヲツカフ
ハルヤ
也

九州用天下之自為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

自異而已獨馳萬物而不窮斯乃獨往獨來獨有之人是

之謂至貴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饜竊軒冕冒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

不可遠言

不可遠言

不可遠言

論頌形也... 莊子註

集解云...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無端與化俱... 莊子註

不可遠言

不可遠言

不可遠言

九州用天下之自為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皆人

自異而已獨群遊斯乃獨往獨來獨有之人是

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之謂至貴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饜竊軒冕冒取

非分眾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

於嚮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為天下配各得自盡也

問者為主應故為配處乎無嚮待物行乎無方隨物挈汝

適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以遊

無端與化俱出入無旁無表與日無始與日新

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大同而無已

有已則不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

復有之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覩無者天地

之友覩無則任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

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

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匿而不可不為

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鹿鹿而不可

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遠而不可

註詰言不可猶言不能遠相

註詰言引盡其所懷即孔子無意之黃

也

也也也

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親則苦偏故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

廣乃仁耳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

則積而周矣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非道況不一哉神而不

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故聖人觀於天

而不助。順自為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出於道

而不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薄於義

而不積。非積性居遠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接

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否自任齊於法而不

節文也
積厚也
中者順
也順其
性而高

累音雷
係累也

反應憶升

亂。御粗以妙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因於

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

不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不明於天者

不純於德。不明自然則有為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可。不能虛已以待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

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

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王者

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臣者人道也。各當天道

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

物者一
句謂分
外也而
不一句
謂分內
也

疏曰無
自之自
從也

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昭和七年六月三日了。對校也。昭和十八年三月廿三日校讀一過也。

馬叙倫曰。案自世佶之人至此。疑非在者篇文。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